

打“狼崽”，诱“老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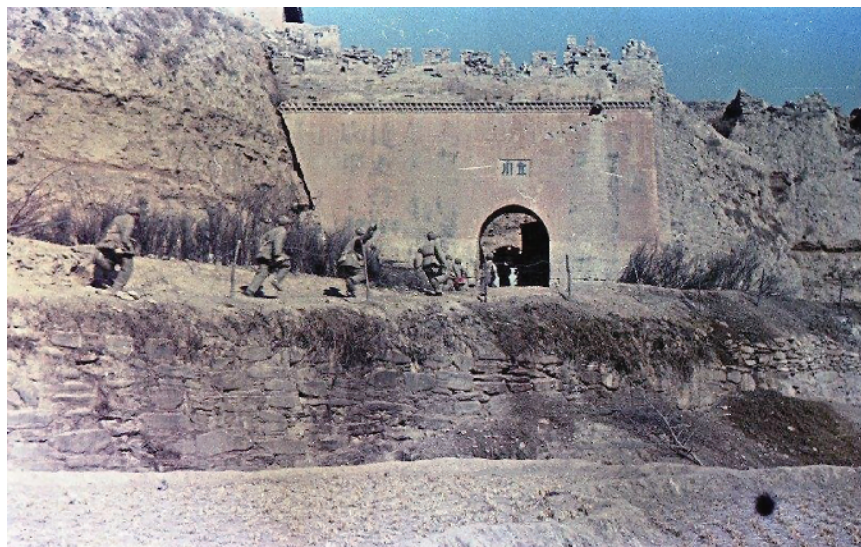
“围城打援”的宜川战役

■戚苏源

宜川战役是我西北野战军经近一年艰苦防御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后，于1948年2月至3月发起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此役，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援、后攻城，歼敌援军数量远多于被歼灭的守敌数量，共歼敌2.9万余人，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兵败自杀。宜川战役是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对胡宗南部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一举扭转西北战场形势。

充分考虑战略形势，优选目标。战役发起前，彭德怀认为有两个目标可供西北野战军选择直接南下进攻：一是延安，二是宜川。如先攻延安，政治影响大，但延安有敌守军整编第17师的两个旅和坚固设防，而我军粮食供应困难，一旦攻城失利，西北野战军将陷入被动。如先攻宜川，则具有较多有利条件。宜川东临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被胡宗南视为关中屏障，以整编第76师24旅（欠1团）驻守。与延安相比，宜川敌防守兵力相对较弱，且地处黄龙山区，道路崎岖，有利于西北野战军设伏围歼援军。此外，宜川是阻碍黄龙山区与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枚“钉子”，攻克宜川、解放黄龙山区，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形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因此，西北野战军最终决定将进攻目标定为宜川。

周密展开作战部署，分工明确。1948年1月底，西北野战军召开研究宜川战役的作战部署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胡宗南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正有利于我在运动中各个歼敌。会议经认真分析，认为敌增援道路可能有3条：一是由洛川经瓦子街到宜川，此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



我西北野战军攻入宜川城

快，但敌顾虑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狭道易遭伏击；二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至宜川，路程较第一条远两倍；三是由洛川、黄陵沿第一条路以北的进贤庙梁至宜川，此路虽不易遭我伏击，但山高坡陡，重装备行动困难，路程也远。这3条道路，我军判断敌走第一条的可能性最大，且胡宗南刚愎自用，企图兼程援军与守军，为速解宜川之围，必令刘戡从第一条道路驰援。据此，我军作出立足敌走第一条道路、兼顾其他两路的战役部署。会议最后确定：先以第3、6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援军来援，而后集中第1、2（欠骑兵第6师）纵队和第3、6纵队各一部合力打援，最后夺取宜川。

主动掌控战场节奏，诱敌深入。此役，西北野战军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围城而不攻城，诱敌援军出动，先打援、后攻城。当时的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形象

地把此次战役比作是捉老狼：“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陷阱。如果猎人一棒子将狼崽子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

西北野战军此次攻打宜川的关键，在于将洛川的刘戡部队引出城来，还不能让宜川守军跑掉。战役开始时猛攻，逼宜川守军告急求援，待胡宗南援兵出动，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2月22日，按战役部署，第3、6纵队各一部向宜川方向前进，肃清宜川周围敌反动武装，扫除外围据点。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发起攻击，27日，突破外围防御阵地，占领老虎山、万灵山等多个要点，将守敌压缩于城内，逼敌求援。西北野战军一部同时进入瓦子街以北地区待机打援。胡宗南为救援宜川守军，急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部沿洛宜公路轻装驰援。28日晚，我军在打退敌守军多次

反扑后，突破城西、城北城垣，守军退守内七郎山，但刘戡援兵行动迟缓，仍未进入伏击圈。根据彭德怀指示，许光达令攻入城内的部队主动撤出城外，以防刘戡以城破为借口率部撤回，同时集中9个旅兵力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设伏，并以一部兵力采取机动防御诱敌深入。

发扬顽强战斗精神，大获全胜。2月29日，敌援军被诱至宜川西南10余公里处的铁龙湾，进入伏击圈。当时，由于连日降雪，部队行动困难，第2纵队因路程较远未及到达预定位置，第1纵队主动抢占瓦子街南山，彻底堵住敌退路，避免贻误战机。3月1日，西北野战军对敌援军发起总攻，当日17时全歼援军。2日黄昏，我军发起对宜川的总攻，次日全歼宜川守军，大获全胜。

此次战役中，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如在伏击敌援军的战斗中，刘四虎率突击班攻取东南高地，在战友相继伤亡，子弹、手榴弹打光、用光的情况下，端起刺刀只身冲入敌群，接连刺倒7个敌人，全身负伤11处，仍顽强坚持拼杀。

宜川战役的胜利，不仅来源于正确的目标选择，坚决、灵活的指挥，有利的地形和后方广大人民的协助，还得益于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积极作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劳动大众而战的觉悟，也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和战斗精神，保证战役取得胜利。

史说新语

百战奇略

先人有夺人之心

泓水之战与「六日战争」

毛炜豪 李瑞

原典

《百战奇略》先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则胜。法（《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先战篇旨在阐述运用“先发制人”这一作战原则的条件。与敌作战时，若敌刚刚来到，阵脚还没有立稳，队形未来得及整顿，应先机出兵迅速攻击它，这样就可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先发制人，有敌致丧破敌的作用。”

战例

春秋时期，宋襄公率兵伐郑，楚国出兵援救，与宋国军队交战于泓水（位于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宋军摆好阵型时，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司马子鱼建议，敌众我寡，应半渡而击之，宋襄公却以此举非仁义之师所为而拒绝。待楚军全部渡过泓水，仍未摆好阵型时，子鱼再次请求宋襄公下令攻击，宋襄公又没有同意。直到楚军摆好阵型，宋襄公才指挥宋军与其交战，结果惨遭败。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愈发尖锐。1967年5月15日，埃及向西奈半岛增兵5个师，战争一触即发。6月5日7时45分，以色列空军只留12架战机承担值班警戒任务，其余战机倾巢而出，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26个空军基地实施空袭，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六日战争”）爆发。此战，阿拉伯国家共损失飞机560架，以色列只损失46架。实施空袭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以坦克、装甲车为先导，发起进攻，占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伤亡仅千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伤亡近两万人。

微历史

“秦无庐”

战国时期，魏国军队精锐魏武卒曾给秦国带来巨大压力。作为重装步兵，魏武卒虽然训练和装备成本很高，但兼顾攻击力与防护力，战斗力十分强悍。冶铁业发达的韩国受魏武卒影响，也发展了自己的重装步兵部队。

缺乏铁矿产地、商鞅变法前还不富强的秦国，无力组建重装步兵部队来克制魏韩重装步兵，不得不走上加强攻击性武器的道路。

先秦手工业著作《考工记》记载：“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庐”指矛、戟等长兵器柄，“秦无庐”便是指秦国家家家户户都能制作长兵器柄。这表明，秦国长兵器柄的制作技术并非掌握在少数工匠手中，已可大量生产以支持大规模战争。此外，秦国长兵器的长度也长于魏、韩等国，如秦铍铍头是战国诸国中最长的，秦长戟也比魏长戟长10余厘米。这些保证了秦军在近战中的优势。远程武器方面，秦军拥有性能更好的弓弩，1张弓弩配发的弩箭数量超过100支，而魏武卒不仅弓弩性能落后，1张弓弩也只配发50支弩箭。

虽然秦军以无盔甲的轻装步兵为主，少量重装步兵的防护水平也落后于魏武卒，但秦军长兵器与强弩的组合，使其依然能够克制魏韩军队。

代用食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久拖不决的战事影响了交战各国民众的正常生活。在英国，由于牛奶匮乏，有好商不但在牛奶里掺水，而且使用的是公共浴池的脏水。在德国，动物园里的袋鼠被人杀掉吃光；购买奶油需要医生开具处方，因为奶油被划入“药品”分类。

为填饱肚子，交战各国民众发明了很多代用食品，虽然在视觉上接近正常食物，但味道差很多，如用碾末和土豆皮做成的面包，用老鼠、蜗牛提炼的油脂。玉米和马铃薯混合可以代替鸡蛋，只是没有鸡蛋的味道。橡树果或树皮烤过后研磨，可以用来代替咖啡，但不含咖啡因。菊苣的块茎、蒲公英的根、大豆经烘焙研磨后，也可以用来代替咖啡，日后甚至还成为德国、荷兰等国的特色饮料。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力推广代用咖啡，以此减少咖啡豆的消费量，导致其在战争结束时还保有相当规模的咖啡豆库存。

（王昊）



北京香山脚下保存至今的碉楼



描绘清军攻克大金川官寨的画作



清廷平定大小金川庆功宴

西南碉楼为何出现在北京

香山健锐营碉楼一瞥

■郑大壮

北京香山脚下零星分布着几幢或高或矮的石楼，它们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学名“碉楼”，是我国青藏高原独特而古老的建筑形式，主要分布在从川西岷江上游河谷以西到大渡河上游和雅砻江上游的少数民族地区，数量、类型众多。那么，西南地区的碉楼为何出现在北京呢？这还要从乾隆年间的首次金川战争说起。

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四川金川地区（今四川省金川县一带）土司间发生冲突。第二年，大金川发动叛乱，清廷遂派兵镇压。金川兵借助险峻山势，盘踞在碉楼里，清军屡屡受挫，久攻不克，一度陷入困境。针对这一情况，乾隆皇帝决定从八旗部队中挑选精兵组建云梯部队用于进攻碉楼，并利用从金川押解回京的俘虏和工匠在香山附近仿制碉楼，供云梯部队演练，取得良好效果。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首次金川战争以大金川土司投降而告终，云梯部队也获得

清军正式编制，称为“健锐云梯营”，分东西两翼。史书《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称：“各营碉楼，共计六十有七。”如今，这些属于健锐营的碉楼大多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所剩无几。

首次金川战争期间，川陕总督张广泗在奏陈战况时，曾对碉楼进行过如下描述：“隘口处所，设有碉楼，累石头如小城，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用于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其之处，名曰战碉。”当时，清军使用300余斤重的“劈山炮”射击碉楼，只有在击中碉楼顶部时才能造成微小损伤，其他部位毫发无损。碉楼的主要建造材料是木材、石块和泥土，高度15米至50米不等，地基深厚。墙体厚度自底部向上递减，最厚处1米至2米，中部往上的厚度在1米以内。碉楼上的射孔既确保视野，射界开阔，又给守军提供良好防护。

史载，健锐营擅长攻坚战和阵地战，当年借助碉楼进行战术演练的场

面也十分壮观。演练分攻守两方，攻方云梯每节两侧各站1名士兵，共约22名，云梯后有30名士兵手持尖刀，腰缠九节鞭待命。前锋将领发出号令后，云梯两侧士兵抬云梯冲向碉楼，迅速将云梯架于碉楼顶部，云梯后的30名士兵攀梯而上，杀敌占领碉楼。

除云梯攻击战术外，健锐营还习水战、火枪射击、马术、骑射等。首次金川战争后，健锐营相继参加平定和、小和卓战争，第二次金川战争以及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战争等战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健锐营作为京畿守卫部队的组成部分也参加了京师保卫战，伤亡惨重。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有170多年历史的健锐营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子弟纷纷变卖房产各求生路。

链接历史

计谋分析

积极夺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具备先发制人的条件下，敢于先敌发动攻击，就能迅速取得胜利；不敢先敌发动攻击，将会贻误战机导致战败。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换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局限而产生薄弱环节，予敌以可乘之隙，进而导致失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不应恪守教条，而使己陷于被动。宋襄公迷信“仁义之师”、死守教条，最终丧失战场主动权，一战而为天下笑。无怪乎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通过打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机场，迅速夺取制空权，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为后续地面行动创造有利条件。若未掌握主动权，即使以色列最终能够胜利，也必然付出较大代价。

正确把握时机。先发制人，应选择我方准备充分、敌方准备不足的时机，这样才能达成作战目的。宋襄公出兵伐郑，在战略上是先发制人，而在战术上，却一再错过最佳作战时机，楚军半渡而不击，阵乱亦不击。相比楚军，宋军本就兵力单薄，还把主动权拱手让人，最终落得个兵败辱国的下场。反观以色列，在作战时机选择上，进行了长期细致的情报准备和反复缜密的分析研判。以军在战前发现，埃及每日7时45分，雷达就会关机，操作人员交接班，飞机则结束巡逻，返回基地加油，出现一段较长的防空空白期。此外，8时前后，以军可背对阳光发起攻击，对轰炸和突防最为有利，且

埃及飞行员和军官正在上班途中，来不及作出反应。基于上述情况，在具备先发制人的条件下，敢于先敌发动攻击，就能迅速取得胜利；不敢先敌发动攻击，将会贻误战机导致战败。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换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局限而产生薄弱环节，予敌以可乘之隙，进而导致失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不应恪守教条，而使己陷于被动。宋襄公迷信“仁义之师”、死守教条，最终丧失战场主动权，一战而为天下笑。无怪乎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通过打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机场，迅速夺取制空权，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为后续地面行动创造有利条件。若未掌握主动权，即使以色列最终能够胜利，也必然付出较大代价。

及时刷新作战思想。春秋时期，主流作战思想并不提倡先发制人。宋襄公固守当时盛行的兵法——《司马法》，遵循商周以来形成的“治兵以礼”的军事思想，沿袭“君子不重伤”“重偏战而贱诈战”的作战方式，墨守于所谓战争中的道德法则，把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人，最终以惨败收场。事实证明，仁义无法战胜刀枪，战争的本质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没有雄厚军事实力作基础，任何在强敌面前空谈道义的做法都只会落得失败的下场。因此，春秋末期，《司马法》渐被《孙子兵法》取代，“礼礼治兵”的思想逐渐式微。

现代战争中，先发制人早已成为主流作战指导思想，还与时俱进地加入了先进的战法战术理念。以色列敢于先发制人，源于美国等西方盟国的大力援助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源自以色列自身正确的作战指导和先进的战法战术。战前，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魏茨曼就提出大胆设想，不能像以往一样让空军偏重于防御，而应投入全部战机实施突然空袭，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他指出：“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如果进行空战，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应当把敌机消灭在地面上。”在这一作战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大胆出击，一举成功。若以色列使用地面部队而非空军实施空袭，必然会遭到阿拉伯国家空军的顽强抗击，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前提下，战争的结果将很难预料。



“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空军击毁在地面的埃及战机